

魂

在紫禁城

慈禧御前女侍官德龄见闻录



【六】

(清) 德龄 著
顾秋心 等 译
谈宝森 主编



【慈禧御前女侍官德玲见闻录】

德玲 著 顾秋心等 译

谈宝森 主编



魂在紫禁城

HUN

ENG

六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魂在紫禁城——慈禧御前女侍官德龄见闻录/(清)德龄著;
顾秋心等译;谈宝森主编.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3.9

ISBN 7-80171-341-9

I. 魂…

II. ①德… ②顾… ③谈…

III. 中国—古代史—旧闻(史料)—清代

IV. K249.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34072 号

魂在紫禁城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2 字数 1024 千字 插页 6

2006 年 9 月北京第 2 版 2006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71-341-9/K·7

定 价:258.00 元(全八册)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二、彩 玉

初升的太阳，把它金色的光芒射进彩玉卧室的窗户。开茶馆的小姑娘在睡梦中翻身，叹息。窗格子把柔和的阳光分成一块块，形成明暗交织的光斑，在彩玉睡觉的炕上晃动。一只娇嫩的手落在绣花被面上，像一朵含苞的荷花躺在睡意朦胧的湖心。

戴在姑娘腕上的镶着绿玉的手钏在朝阳的爱抚下更加娇艳地闪出绿光。姑娘又动了一下，懒懒地张开那双掩藏在乌黑的眉毛下面的眼睛。那秀眉呀，真像黑蝴蝶的一对翅膀！彩玉轻捷地转过身来，注视着她卧室的门。整夜里，她都让门敞开着，为的是让她心爱的花园里的芳香充满她的卧室。

金色的阳光洒满了花园，鸟儿欢乐地喊喳低语，可是彩玉并不感到清晨给她带来了任何快慰。百花的芳香飘进姑娘的鼻子，使她全身产生一种生气勃勃的活力，可是她还是叹了一口气。她的眼睛落到了手腕的镯子上，并且随着它弯弯曲曲的形状进入了沉思。这是一件精美的首饰，做成一条小青龙的樣子，龙鼻子里还冒着蓝色的火苗。对于别人，这个东西可能使人联想起某种可怕的恶魔的形状，但是对于彩玉，这却标志着过去的荣耀。那时候，她父亲是朝廷的一个大官，



世界上到处充满了幸福和欢乐。

很久以前，她的父亲被流放，财产被没收了，朝廷命令他带着家族一起流放。彩玉和她的哥哥庆三被留下来，自己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下旨流放他们父亲的那个皇帝已经死去很久了，他的儿子接了他的皇位。庆三在新皇帝手下充当一名普通的士兵，因为流放诏书中明确规定，凡遭贬黜的人，他家族中任何人不得在朝廷里当官。所以，庆三本来可能会当上将军的，现在却仍旧在士兵行列里；而彩玉，千方百计寻找摆脱难熬的贫穷的道路，最后开了这个茶馆。她除了这个小茶馆和那只在她出生的时候老皇帝赐给她的翡翠手镯外，就一无所有了。皇帝赐给她手镯的时候，她的父亲还是朝廷里一名深受尊敬的大官，后来他的敌人和一些坏朋友捏造罪名陷害他，使他遭到了被永远驱逐出国的处罚。如今，这只翡翠手镯只标志着过去的荣誉。这种残留的记忆时常在她脑海里盘旋，使她悲伤。

现在她必须独自一人经营茶馆。她除了亲自煮茶、烙饼外，还要侍候那些来茶馆喝茶、吃饼的顾客，因为她连雇一个女仆所需的微薄的工钱都支付不起。在和她父亲一起生活的日子里，她从来不知道有劳动的需要。所以，对她来说，目前这种沉重的负担是难以忍受的。

彩玉溜下炕，开始了一天的梳妆。她把她的黑发梳往后背，使她的脸蛋端庄地嵌在那乌黑秀美的长发中，在那闪光的秀发中插上一些从花园里采来的茉莉花。然后她拿起一面



圆镜子。这镜子没有把儿，但是背后有一些丝带，在需要照镜子的时候，可以将它们绕在手指头上。她把镜子挂到放着瓶瓶罐罐的小桌子的上方，然后，像举行一种庄严的仪式似的，她仔细地画起眉毛来，直至它们变得乌黑、挺秀，像一对即将起飞的翅膀。在阳光明媚的花园里，长着一种指甲花，她挤出花里的汁来染红她那娇小的指甲。

梳妆完毕后，彩玉娇艳得像她自己花园里的一朵盛开的、正在迎风点头的鲜花。

茶馆里传来了小铃铛那音乐般的叮叮声，这告诉她今天早晨的第一位顾客已经来到。彩玉又叹了一口气。那些到这里来的人都不知道她过去曾经是一个贵族家庭的女儿。他们往往狂暴、粗鲁，并且总是滔滔不绝地讲那些她在她父亲家里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话。

但是彩玉必须侍候她的顾客。她慢吞吞地挪动着她那双小脚向茶馆门走去。她多么希望来客因为等得不耐烦而先走了，这样她就不必去侍候他们了。

她跨进的那间屋虽然只是个茶馆，却装饰得非常雅致。屏风漆得乌黑油亮，精心设计的龙和荷花交织的图案覆盖了地面和天花板。墙上面着穿古装的小人，他们互相屈膝行礼，脸上常驻着笑容，似乎古时候的人不知道忧愁。

彩玉最喜欢的是那屏风，那上面画的是孔夫子正对着一群穿着华丽的绸缎长袍、神态严肃的人和蔼地讲学。在他的头顶上有一片白云，像一个轻轻飘下的白色斗篷覆盖着这一



群人；云的后面有一群小仙人，手拉着手，围成一圈，在月亮里跳舞。

彩玉慢慢地向前迈步，强迫自己去招呼那位大清早就来光顾她茶馆的客人。当见到客人的时候，她非常吃惊。这位客人完全不像以前到她茶馆里来的那些人。他的指甲修剪得非常仔细，就像她一样；他的袍子非常华丽，就像他的父亲以前穿过的那样；但是，显然这不可能是朝廷的官服，因为从来没有哪个当官的会到她这个低贱的茶馆里来喝茶。那个陌生人站起身来，抬起藏在宽大的衣袖里的双手，向彩玉作揖行礼。彩玉更加感到迷惑，因为，通常到茶馆里来的人都是非常粗野，绝不会对一个茶馆姑娘彬彬有礼。她高兴得心扑通扑通地跳，顷刻间她似乎感到她又回到了她父亲家里，并且正在向他的一位高贵的来客行礼。

“您的光临使我这小小的茶馆蓬荜增辉。”她羞怯地说。

新来的客人坐下了。他没有答话，但是带着友好和热情的神色从他的珠宝扇后面端详着彩玉。他的一双黑眼睛似乎能一直看到她的心里，引起她的心激烈地跳动。他谦逊地、赞许地看着她。

彩玉去拿茶和饼，他仍旧不说话。彩玉变得像羞答答的姑娘那样，退到她卧室门前的屏风后面，从那里，她更加好奇地窥看她的客人。

“是什么风把他送到我的茶馆里来的？”她自言自语地问自己。“他与别的顾客不一样，这也没有什么奇怪。但是，为



什么我可怜的心跳得这么厉害？难道仅仅是因为他在这里吗？”

当陌生人喝完了茶的时候，彩玉不愿意提钱的事。她受过很好的教育，她把钱看成是苦力和商人们用来做交易的媒介。但是陌生人主动结算了茶和饼的钱，而当彩玉伸手去接钱的时候，她羞怯地暗自奇怪，为什么她脸上感到火辣辣的。付钱、收钱的过程延缓了好一会儿，直至彩玉抬起眼睛看着陌生人。

但是他并不在看她，他的眼睛落到了她手腕上戴的手镯上。这翡翠龙镯只可能来自一个地方，那就是：来自皇上。这个人心里肯定在纳闷：这么一个贫贱的开茶馆的姑娘怎么会拥有这么珍贵、精美的东西？

她的客人突然站起来，向她施礼，把钱放在她手里，就离去了。她发现，陌生人的茶点钱给得非常慷慨，相当于通常她一整天的收入。陌生人没有说一句话，可是彩玉的心却是如此激烈地跳动，而且从他离开后，她感到时间似乎过得特别慢。

她注意到他长得很英俊，甚至像她的哥哥庆三一样英俊，可是她曾经见过不少长得英俊的男人，他们并没有使她的心跳得这么激烈。她也注意到他穿得非常豪华，但是她过去也见过许多人穿得像他一样豪华。他出身于高贵门第，这是显然的，但是她本人也曾经是出身于贵族家庭。那么，究竟是因为什么她对这个人这样动情？



第二天早晨，他又来了，还是来得那样早，茶馆里除了他和彩玉外，再没有别人了。他祝她早安，向她行礼。他的声音低沉而优美。但是当彩玉给他送来茶和点心的时候，他的眼睛又落到了她的翡翠手镯上。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他说，“我想问问你关于那只翡翠手镯的事。这可能是一件皇族的礼品。你能否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彩玉哆嗦了一下。为什么这个陌生人对这只标志她家庭过去荣誉的手镯感兴趣呢？从她降生的时候得到这个手镯开始，她一直戴着它，因为它能使她回忆起快乐的往事。

“它是皇帝陛下所赐，”她小声地说，“是在我出生的时候赐予我父亲的，表示祝愿我长命富贵。请您垂顾一下这上面刻的字，这是出自皇帝陛下的著名工匠之手，‘寿’字表示长寿，‘禄’字表示富贵。我的名字‘彩玉’就在这两个字中间。”

“彩玉，”她的客人喃喃地说，再次站起来向她施礼，似乎他们是刚刚见面。“多么美丽的名字。但是，如果我的眼睛和我心里的感觉没有欺骗我的话，那么，我敢说，你本人比这个名字还要美丽。但是，你说这只精美的翡翠手镯是皇帝陛下在你出生的时候赐予你父亲的，然而皇帝陛下的年龄并不比你大呀！显然，这是难以理解的。”

“我是指当今皇帝的父亲。”

“我要提出第三个使我难以理解的问题：既然是皇帝陛下



如此宠爱的人，怎么会变成开茶馆的姑娘呢？”

然后，当觉察到自己已经问得太多，而且可能已经有些失礼的时候，这个陌生人赶紧站起来谦逊地向她行礼，对自己这样毫无顾忌地提出这么多有损于她尊严的问题表示歉意。他的话引起了彩玉痛苦的回忆。她的客人眼睛里流露出同情和怜悯，而彩玉也就不自觉地把她的痛苦告诉了这个男人。

“以前，”她说，“谁也不可能想到我会成为一个茶馆姑娘，忍受着到这里来吃喝的客人的逗弄。我父亲曾经是朝廷的一个大官，了解他的人都尊敬他、爱戴他。由于他的地位很高，有很多人妒忌他。他们中有些人表面上装得和他友好，背地里却在皇帝面前进谗言。最后，皇帝听信了那些我父亲认为不屑一辩的谗言。我的父亲被流放了，我的母亲是在我出生后不久就去世的，所以就留下我和哥哥庆三两人孤独地思念我们那永远不会再回来的父亲。我哥哥当了一名普通士兵，永远不能得到任何官职，这算是对我父亲惩罚中的一部分；而我，则变成了一个茶馆姑娘。”

客人非常同情她。

“但是，”他说，“如果皇上，现在的少皇帝，听到这个故事，他会相信的。有人会把你的情况反映给皇上，这样，可能皇上会召见你，听你诉说真情。”

“现在太晚了。”彩玉说，话音显得有些哀伤，“自从父亲被流放到土耳其斯坦后，我们一直没有得到他的消息。他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挫伤，我们担心，恐怕他早已跟随他尊贵



的祖先走了。”

忽然，彩玉想起，跟这样一个陌生人谈这些事情不合适，她那美丽的双颊顿时变得绯红，她准备退下。

“我不应该说这些话。”她低声地说，“这些话可能被看作对先皇不忠，尽管我并没有这种意思。我们家一向是忠于皇上的，我不应该对一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人讲这些话。”

“请等一下！”陌生人请求道，“因为我已经知道你的名字叫彩玉，所以你可以叫我刘丕。”

这样，彩玉对刘丕就不再有顾忌了。他常常到茶馆里来，在没有别的客人的时候，她竟在他的桌子边坐着陪他。他向她讲述在中国边远地方的一些事情，姑娘知道他到过许多地方，而且对生活在低层的穷苦百姓充满了同情心。当他看彩玉的时候，眼睛里闪出赞许的目光。他喜欢用一些小事情逗得她和他一起哈哈大笑。当他们互相交谈的时候，彩玉忘记了她只是一个茶馆姑娘，而想起了过去的日子，那时候，她是朝廷一名大官的女儿，在整个大清帝国中不次于任何人。

一天早晨，她的哥哥庆三请了几个小时的假，从部队回来看他喜爱的妹妹。他对刘丕非常有礼貌，见面时，用那种只有出身高贵的人才具备的仪态向他行传统的屈膝礼——当然，谁也不会得罪自己家里的客人。

但是当刘丕离去以后，庆三的脸上罩上了一层阴云。

“这是怎么回事，妹妹？”他问，“我发现你和这位贵人随便说笑。他不可能对一个茶馆姑娘感兴趣。他是谁？他为什么”



么到这里来和你聊天?”

彩玉第一次意识到她与刘丕之间日益增长的、美好的友谊在别人心目中会引起什么样的想法。庆三当然是全心全力地爱护她，他知道对她来说，怎么做才是正确的、合适的。

“这位贵人名叫刘丕。”她告诉庆三，“他是一个高贵、善良的人，他从不取笑我，也不像别的茶客那样对我粗暴无礼。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忘了我只是一个茶馆姑娘，你只是一个普通士兵。有时候，我甚至忘了我们的父亲已经走了。”

“但是他是贵族出身，而我们已经沦为平民。他对你的意图能是高尚的吗？像他这一阶层的人决不会到茶馆里来物色妻子的。”

“他只是我的一个朋友，能使我快乐的朋友！根本谈不到结婚的事。”

“这样就更可怕了。”庆三忧郁地说。“如果他真的提到结婚的事，那还好一些。小妹，不能让他再来了。”

“但是，哥哥，”彩玉眼睛里闪着泪花说，“我喜欢和他一起说话，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都很快乐，我们之间除了友谊外，再没有别的了。在长长的白昼里，你又不在这儿，是他给我带来了欢乐。我们怎么能说不要他再来了呢？这对于一个高尚家庭的人来说是一种侮辱。我们不敢得罪那些来光顾我们的客人。”

“为什么他清晨第一个来，小妹？”

“那我不知道，哥哥，他常常告诉我，他什么地方都去。



魂在紫禁城

因为他关心百姓的幸福，希望知道他们是怎么生活的。所以我相信，他第一个来到这里 is 偶然的。”

“后来呢？”

“可能他喜欢和我在一起，谈论着我们两人都感兴趣的事。”

“他以后不可以再来了。”庆三坚持说，“小妹，你必须想一个办法告诉他，但又不得罪他。”

她怎么能这样做呢？从她父亲走后，他是第一个使她笑的人，她怎么能伤害这样一个人呢？为什么她刚找到一个善良、高尚的朋友，就要马上失去他，仅仅是为了维护那僵化的旧传统？为什么一个茶馆姑娘就不能与像刘丕这样的人交朋友呢？她过去不也曾经是一位大官的女儿吗？开茶馆的彩玉与曾经接受过皇帝恩赐龙镯的彩玉有什么不同呢？

生活对待人们是这样的不公平，随着庆三的话，似乎一切光明都消失了。当然，她也知道，庆三的话都是符合古老而尊严的传统的。所以当第二天早晨刘丕又来的时候，她鼓起勇气想告诉他，请他以后不要再来了。

但是她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似乎有一只大手紧紧地扣住了她的心。当刘丕向她施礼问好的时候，她站在他前面一言不发。刘丕吃惊地望着她。彩玉还不知道她自己在哭泣。

于是刘丕温和地、怜悯地招呼她到自己身旁的一个座位上坐下。

“彩玉，”他说，“即使是你的泪珠也是无价之宝，它们就



像一串闪光的珍珠从你金子般的脸颊上挂下来，你哭泣的时候比朝霞还要可爱。虽然眼泪使你显得更加娇艳，但是你还是不要哭好。彩玉，告诉我，你为什么不高兴？”

她想赶紧止住眼泪，可是眼泪却流得更快。她必须说的话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彩玉，”她的客人说，“我有许多事情必须告诉你，我听到了，也相信那个关于你的家庭的故事。我肯定，你说出这个故事后，皇帝陛下就了解了真情。还有，我常常对你说，你非常美丽，但是我至今还没有告诉过你我我是多么的敬慕你，彩玉！我衷心地爱你。”

彩玉惊异地看着刘丕。这样的奇迹真的会落到她的头上？

“按传统规矩，我应该让我父亲找一个媒人到你哥哥那里去，彩玉，”刘丕继续说，“但是我的父亲已经去世了。在我托媒人去向你求婚前，我想让你知道，对于我，你是完美无缺的，我从心底里爱你，爱得发狂。亲爱的，在你面前，我是个微不足道的人，因为你的美貌使我相形见绌，我感到胆怯。你走路的时候，就像柳条在微风中起舞一样优美，使爱你的人心醉。鸟儿从天空中降下来为你伴舞，月亮的光芒与你的美丽相比都会黯然失色。我是太低微了，不配向你求爱。”

彩玉的心跳得如此剧烈，就像小鸟的翅膀撞击着囚禁它的笼子一样。她的眼睛明亮清澈，她的微启的嘴红得像一颗熟透的樱桃。刘丕说的那些话啊，她怎么能按自己的愿望回



答他呢？

正在这时候，她的哥哥进来了，彩玉在幸福的迷茫中离开了茶馆，留下刘丕和庆三在一起。陌生人立刻向庆三打招呼。

“尊敬的先生，”他说，“我爱你的妹妹，虽然她没有对我讲过，但是我相信她也爱我。如果你同意，我将托媒人到你那里说亲，并准备结婚。”

“她只是一个茶馆姑娘。”庆三回答。

“她是你父亲的女儿，”刘丕继续说，“只是被厄运拖累。你愿意接待我派去的媒人吗？”

“但是，可敬的陌生人，”庆三说，“对于你，我们什么也不了解，只知道你曾告诉我们称呼你刘丕。我到处打听关于你的情况，可是得到的都是含糊其辞的答复。再则，我们很穷，我们甚至连媒人的酬金都付不起。”

刘丕笑了，笑得这样有魅力，顷刻间连庆三都动心了，虽然他仍然相信高贵家庭出身的人决不会娶一个茶馆姑娘。

不久，媒人来了。庆三向他倾诉了自己心里的困惑。他讲到他们的穷困，讲到他对刘丕与彩玉之间的婚姻的疑虑。在他说话的时候，他甚至想到刘丕可能比他们想像的还要高贵得多，因为他派来的媒人穿的服装非常华贵。

但是当庆三说完了那些表示不同意的话后，媒人只是微笑，深深地行礼并且继续谈求婚的事。然而，庆三仍旧告诉他这件事是不可能成功的，把他打发走了。最后，刘丕亲自



出马了。

“我们地位上的差异只是表面的，”他与庆三争辩到最后，就下结论说，“你是爱你妹妹的，我请求你赶紧给她准备嫁妆，等我回去查过黄历，选定良辰吉日送花轿来。”

刘丕一边微笑，一边作揖离开了茶馆。庆三觉得再也没有办法拒绝他了。

庆三把情况告诉了彩玉。当他听到彩玉边煮茶、做饼，边欢乐地唱着歌（因为等她当了刘丕的新娘后，她就再也不用干这些事了）的时候，他疑惑地笑了。

以后每天清早，刘丕不再到茶馆来了，所以日子似乎显得特别漫长，但是彩玉已经在用她灵巧的双手做好了她的嫁衣。她不是正为了她所爱的男人而给自己做准备吗？她也查了黄历，知道花轿必定在哪一天来。到那时候她就可以从花轿的颜色和轿夫的人数，确切地知道刘丕的官阶。

这一天终于到了。她做好了一切准备。欢乐和恐惧交织在一起，使她的心跳得非常激烈。在等待的时候，她多次到门口向着往日刘丕来茶馆所走的那条路望去，她知道，从那个方向将会有一顶轿子来接她到她未来主人的家里。

好几个小时过去了，花轿，至少是接她的花轿，还是没有来。但是……这是什么？她激动地喊着她的哥哥。庆三过来，顺着彩玉所指的那条路看去。

“这是多么好的预兆啊，哥哥！”她喊道。“肯定是少皇帝陛下今天娶亲。刘丕来花轿接我是与皇帝的婚礼在同一天，



这难道不是一个吉祥的预兆吗？不知道皇上选中了哪个皇族公主做他的妻子。”

沿着到彩玉这个茶馆来的那条路上，一个豪华的队列在行进。有一顶非常大的轿子由六十名轿夫抬着。这顶花轿的颜色黄得像太阳光一样，它把阳光反射成无数的金色柳叶。轿夫们的服装都非常华丽，好像是皇宫里的仆人。几十名骑士和朝廷官员骑着腾跃的、鞍辔鲜艳的蒙古小马，微风吹动了它们飘垂的鬃毛。官员们帽子上的顶珠标志了他们的高贵身份。他们骑在马上神态高傲，因为他们确是大清帝国的大人物。

队列在行进。彩玉将要在与皇帝娶亲的同一天到她的主人家，兄妹俩为能有这样的好运而惊喜。现在，他们明白了，为什么刘丕的花轿姗姗来迟。不管刘丕有多伟大，他也必须为皇帝让路，以便皇帝的迎亲队列在这条蜿蜒的路上通过。

但是，顷刻间，庆三和彩玉心中的欢乐被揪心的恐惧所取代了，因为皇帝的金色花轿拐进了茶馆的院子里，旧日的恐惧重新袭上了他们的心头。当初命令将他们父亲流放的诏书中规定：他家族中的任何人不得在朝廷内受到信任和尊敬。肯定是皇帝听说彩玉即将嫁给刘丕而前来制止的。刘丕肯定是很显赫的，而彩玉，蒙受着那样的耻辱，与他不相配。可是，令人费解的是，皇帝为什么不派一个使臣来，而要送来一顶花轿呢？

浩浩荡荡的金色队列随着花轿来到茶馆，在庭院外面停